

黄土谣

陶纯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—

要讲赵有良，还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靖边说起吧……

靖边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面，属于边区的北大门，离延安有三百多里。随着共产党在边区结合部逐步建立并稳固自己的政权，国民党的靖边县长被赶跑，北大门的局面算是稳定下来。

1942年秋末，夏庄稼收罢，新任靖边县委书记贺华想选个地方搞社会调查，挑来挑去，他选中了离城不太远的赵家沟。这时候的陕甘宁边区，由于人员膨胀，加上国民党的封锁，外援断绝，边区的经济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。陕北本来就地瘠民贫，要想让一百万边区百姓养活十万人的部队和工作人员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年初党中央决定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。作为地方官员，在自己辖区内推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多产粮食，多交公粮，是首要任务。延安那边产生了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，一时风头无两，贺华作为新任靖边县委书记，也很想抓几个大生产的模范典型人物，大张旗鼓地予以宣传，以点带面，发展生产，搞好经济，创造一个热火朝天的新靖边。

贺华带县委宣传部长、一个秘书、一位报社记者，以及通信员小高、警卫员小黄等六人来到赵家沟，挨家挨户让人们说出自己心目中的“好劳动者”，一共筛选出几位候选人，其中就有赵有良，而且他的呼声很高。

一天上午，贺华带警卫员小黄离开住处，一路打听找着了有良干活的地方，他正在翻地。巴掌大的一块山边坡地，离家又远，有良不想放弃，打算明年开春种点蓖麻。有良早听说村里来了共产党大官，搭眼一看，这位书记比自己年轻多了，瘦高个，戴着黄边眼镜，像个白面书生。贺华老远就招手打招呼，说：“老哥！干得咋样了？歇会儿吧！”有良嘿嘿一咧嘴，放下锄头，大步走到地头，把一双泥手往裤腿上抹了又抹，不好意思地握了握贺华伸过来的手。他感觉手上的泥巴沾到了贺书记的手上，老盯着贺书记的手。贺华全然不当回事，拉他坐在地头上拉呱儿。一问年龄，两人同庚，都是34。但是看上去有良少比贺华大十岁。有良个头不高，但身体敦实强壮，上身穿着打了一摞补丁的黑夹衣，下身穿着一条灰色长裤，也满是补丁；他脸色红润发紫，一双小灰眼珠子不停眨巴着，脸上的皱纹很明显，像冬天冻裂的土地，留着一小撮胡子，头顶过早地秃了，一身的泥汗味儿。

贺华拉着有良蹲在地头聊了半个钟点，就下山去了。他大体摸清了有良家的情况。以前有良家中只有可种的五百半亩地——放在平原，不算少了，可是山地产量极低，每亩平均收七八十斤。他终年劳作，却一贫如洗，遇上坏年景，粮食减产绝产，全家常常吃糠咽菜，饿到啃树皮。他婆姨嫁过来十多年，感觉一年到头，就没有吃过饱饭。国民党撤走后，我党在赵家沟一带搞过一阵土改，有良家分地八亩，他又开垦了十多亩荒地，加上这两年的年景不错，没遇大旱，除了应交的公粮，剩下的够他一家三口填饱肚皮。去年交公粮时，因为村里没完成任务，他带头多交了两斗四升谷子，因此被选为乡参议员。有人说他傻。他说，共产党没来时，咱吃什么喝什么？现在吃什么喝什么？人得讲良心。

问他种田的经验，他说，额（陕北方言：我）没啥秘诀，就是肯劳动。他穷怕了，饿怕了，所以他爱土地，对土地有感情。全村就数他起得最早，睡觉最

晚——天没亮就下地，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。冬天别人在家闲着，他背个粪筐到处去拾粪。他还把冰块背到地里，春天，就有了消融的雪水滋润土地。庄稼出了苗，有人懒，怕上山，不锄草，或者只锄一次，他至少锄两次。一般农户耕地时掘土5寸深，他至少7寸深。因此，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出五分之一。他还抽时间割柳条编筐子，不久前换来一头猪崽，打算明年养到二百斤，而他家已经很多年因为缺粮不养猪了。

县委最终确定了赵有良为赵家沟和乡里的劳动模范，并打算报区委批准，把他树为全区的劳模；同时还产生了乡村级纺织模范、拦羊模范、拾粪模范等数人。有良不想当什么劳动模范，他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口舌又笨，让他当劳模，听说还要外出做报告啥的，他一想头都大。

晚上，有良踏着月光到贺书记住的人家去，想把这个事辞掉。走到那家的院墙外，透过门缝，看到月光下贺书记正在推碾子，边推边向众人说着啥。有良住下脚步，只听贺书记说道：“今后我也要亲自动手，和小黄合作种棉花、白菜，每天捻毛线一小时；办公用品力求节约三分之一；一年内衣服被褥不要公家补充，冬天睡冷床，只烧炉子不烧炕，提早停火半个月；锻炼身体，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。你们看，可不可以？”只听小高说：“首长！我坚决做到！”

有良心里热了一下。这些共产党的官，跟以前的国民党，真不是一路人。

有良在外站了一会，觉得来一趟，不进去说句话，不对味儿。于是他大声咳嗽了两下。小黄出来，把他领进去。他跟贺书记一块推碾子，插个空儿壮起胆子说：“贺书记，额不想当劳模咧！额只想种好地，当个好老百姓。”贺书记停下推碾子的脚步，把他拉到一旁的石磨旁坐下，给他倒上一碗热水，拍拍他肩膀说：“我还想建议你当村主任哪，老赵同志！等你达到入党标准，我们就介绍你入党！”

有良摇摇头，叹口气。贺书记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他知道推不掉了。贺书记又道：“有良！咱共产党不图别的，就为让天底下像你这样的老百姓填饱肚皮……”

有良心窝子一热，眼圈湿了。他抬起粗大的手掌，抹了抹眼睛。

二

转过年来，贺华又来了一趟赵家沟。这之前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记者为赵有良写的文章，他的事迹几日间传遍陕甘宁。他成了靖边的名人。

短短几个月，赵家沟变了模样。村支书赵荣是个老党员，但他身子骨弱，经常病倒，想管事也管不了，这期间村里的事主要交给有良负责。有良带头开垦荒山，他一冬开出了二十多亩荒地，开春全部种上谷子。赵家沟每人平均开荒三亩多。春耕开始后，有良组织农工队，把村里的四十多个壮劳力动员起来干急活重活，把二十多个老汉组织起来垫圈、割草、做零活；把二十多个娃娃组织起来拦羊、放牛，把三十多个妇女组织起来做饭、拔草、纺线。村里的生产工作搞得有声有色，有模有样。

贺华这次来，特意介绍有良入了党，就这样他成了党的人。

1943年的庄稼长势不错。有良整天在地里转悠，他除了做好自家的活计，还得惦记全村的生产。这年秋天，区委表彰全边区的劳动模范，赵有良被推举为甲等劳模，排头一名。贺书记代表县委，奖励他一头大黄牛！在靖边城，上万名群众集会，有良穿着干净的衣裤，身披大红花，牵着同样披着红花的大黄牛，在“砰砰嚓嚓”的锣鼓声中，走过欢呼的人群。他的眼睛是模糊的。他的血是滚烫的。他的心是剧烈跳动的。他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庄稼汉，早先无人

瞧得起的穷受苦人，凭啥享受这么崇高的待遇？往上数三代五代，又有哪一个先人有这等荣耀？没有的！没有的！现在赶上了好年景，穷苦人有了指望，才活得像个人样儿，他才有了这至高的尊严……

有良牵着大黄牛往家赶，一路上不断地有人给他让路，冲他鼓掌，竖大拇指。他呵呵笑着，脸放着光。还没到村口，就见村里人纷纷涌出来迎接他，大人孩子，足有二百来口，站在道路两侧高高低低的崖畔上。人们一律冲他吆喝、鼓掌，还有的亮开嗓子唱歌。那大黄牛似乎比他还自豪，得意地扬起脖子，“哞哞”地高声叫起来，叫声在沟沟壑壑间传递着，回荡着，都传到天上去了……

三

赵家沟村支书赵荣因病去世后，乡里让赵有良接任村书记，有良这回没有推辞。解放战争开始时，村里已经有了九名党员，那时村里没有办公地点，他的家就成了村部。有良他们带领群众组织起自卫队、运粮队、担架队，保卫边区，支援前线。

从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开始，区里动员全区群众积极大力支前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粮出粮，有人出人。赵有良带领赵家沟四十多人的支前队伍，跟着主力行动，主力打到哪里，他们就把物资运到哪里。

不久，大军要攻打宜川，有良继续带支前队伍跟进。出发前，他把家里所里的粮食都带上，还牵上了自家大黄牛。

有良带四十多人的队伍风餐露宿赶到宜川城外四十里的杨寨子，把粮食卸下，然后等待战役打响，运粮队全部转为担架队。听说贺华担任政委的独立团就在附近待命，他打听过去找。解放战争打响后，贺华离开地方，到野战部队任职，有良掐指一算，有两年半没见贺书记了，还真想念他呢！

有良摸到独立团团部所在的村庄时，碰巧贺华不在，到前沿阵地检查去了，他看时间还早，就留下来等他。等人的过程，听到里屋一个大嗓门打电话，吼叫道：“……不管有什么困难，都要保证让战士们每人吃上二两肉……”

能听出来，他们在电话里为二两肉打嘴仗。有良又等了一会，不打算等了，跟招呼他的群工干事告辞，回到杨寨子。这时天已经黑下来，他无心吃饭，在拴牲口的棚子外面转圈。他转呀转呀，一直转悠到九点多钟，熄灯的号声隐约传来，他不想再等了，命令自己，下狠心吧！

他走进玉米秸围成的牲口棚子。大黄牛趴在地上反刍，见他进来，四蹄一撑立起来，像往常那样伸出温暖的舌头舔他的后背。大黄牛是他荣耀的见证。可是现在，却不得不做一件狠心的事……不敢往下想了，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。他从裤腰里拔出短枪，打开保险，推弹上膛，枪口对准自己的心口窝，一闭眼睛，食指一动，一声尖厉而沉闷的枪响，划破了夜空……

赵家沟支前队伍里的四头毛驴，三头骡子，都在这天夜里倒下了。

十天后，宜川战役结束，听说打掉了胡宗南的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，堪称西北战场上的大捷！可是，有良却听到一个惊人的噩耗——独立团政委贺华被冷枪打中牺牲！

有良死也不敢相信！直到在城北的一片荒滩上找到贺华的新坟，他才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。眼前这片荒滩上，一排排一溜溜，得有几百座新坟，有的连个简易的墓碑都没有，这就是无名英雄了。贺华的坟头前，插着一块新削的柳木板，上面用黑漆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有良鞠了三个躬，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，滚落到脚下的黄土堆上。他回忆起跟贺华交往的点点滴滴，深感贺华是他的引路人，没有贺华，他



奔头

郑茂琦

延安时期，人们的生活虽苦，人心却是热的。边区的百姓常见一位身穿粗布灰军装的“老八路”，他不但说话和气，背筐拾粪、锄地种菜也是一把好手，而且一有空就和老农蹲在地头聊天，开口闭口一个“刘老兄”“张老弟”。大家也随便，就亲热地管他叫“朱老汉”。这人是朱德，也是无数个党的好干部的化身。

《黄土谣》中的贺华就是其中之一。有这样的干部，百姓自然真心爱边区。故事里，贺华如一束照亮寒夜的火光，给了赵有良希望，指引他成长和前进。在许许多多像有良一样的穷苦人眼中，共产党来了，“光景像春花春草，一天更比一天好”。所以，有良带队支前时，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带上，还为了让将士们能在战前饱餐一顿，心甘情愿地杀了那头见证他荣耀的牛。
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”那回荡在黄土上的歌谣，充盈着浓烈的悲情。作家却用这悲情，唤起崇高，唤起力量，唤起希望。陶纯故事的魅力，在于他擅长揭示人物命运背后的历史规律和内在逻辑——在党的领导下，人民的生活有奔头！

版面插图：李 振
版式设计：梁 晨

就是个普通的庄稼汉，就跟脚下的任何一块黄土圪塔一样，正是因为贺华，他才成为赵家沟的带头人，领着大伙干出了一番事情……

荒滩上，有良扯开喉咙唱起来——

厚厚的黄土哟，
你埋着我的祖先呀。
厚厚的黄土哟，
你埋着我的后生呀。
厚厚的黄土哟，
你何时把我老汉子埋呀。
厚厚的黄土哟，
你吞下了血，你咽下了泪。
山丹丹儿花开，开遍了那个山坡。

亲亲的黄土哟……
我亲亲的黄土哟……

四

几场大仗打过，边区便清静下来，胡宗南的人马不知跑啥地方去了，赵家沟的支前队不用再东奔西跑，人们回到土地上，村子重新热闹起来。

一天，那小黄又来到赵家沟。只见他吹着口哨，进了有良家院子，笑眯眯地掏出一个信封。小黄告诉他，这是邀请他到北平参加开国大典的请柬。有良接过来，摸着厚实的信封，一股暖流顿时涌向心头……他懂，这次去北平，他不是一个人去，是代表赵家

沟、代表靖边、代表陕北的父老乡亲，也代表贺书记，代表埋在黄土里的万千烈士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鸡叫二遍有良就起床了。他不想打搅乡亲们，简单收拾一下，背上小包袱，悄悄出了窑院的门。一出门，透过晨光，他蓦然看到，外面已经聚了不少人，都是来为他送行的。人们有的站在自家院子门口，有的站在山前高坡上，有的站在道路边，沟沟畔畔上，都站上了人。老人、年轻人、孩子，人越聚越多，纷纷冲他挥手告别。他就站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，迎着晨曦，向远方走去，耳边一直回荡着那首抓心抓肝的歌谣……



作家小记

陶 纯 军旅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浪漫沧桑》等6部长篇小说，《秋莲》《天佑》等逾百篇中短篇小说。多次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奖项。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难题

■高宏杰 向黎明

这事还得从连长阿地力江说起。阿地力江，一位从战士成长起来的连长，有想法、够活络、也挺严，用心带领着一个多民族的连队。

晚点名时，他宣布：“明天的工事构筑要加重点。全连都把背囊带上，哪个排最后完成，就背着背囊跑步回来，其他人坐车。”狡黠的语气中透露出阿连长蓄谋已久——他就想出点难题。

第二天到了工事构筑现场，全连按照分工，各自带开。2小时后，一排向连长报告工事完成。现场察看时，连长眉头紧皱，用手中的尺子一量，说：“掩体和堑壕尺寸不够，怎么能保证战斗人员顺利通过。返工！”返工就意味着要把工事推倒重来。

几分钟后，二排报告完成，并且顺利通过连长验收。不过，二排没有带回，而是径直奔向一排的工事。三排、四排完成后，也加入了一排的队伍。

天黑前，一排的工事终于通过验收。谁背背囊跑回去，这道原先给大家出的难题现在成了连长的难题。一排说，我们背背囊跑回去。其他排有的战士却说，是大家同时完成的，要么一起跑，要么一起坐车。还有战士说，我们是“团结好六连”。哪有两分拨走的道理，在我们连队以前没有，现在也没有。

“一排跑回去，其他排现在登车。”连长果断下了命令。让人吃惊的是，连长没有登车，而是背起了背囊，转头朝一排一挥，然后就跟着车子跑起来。很快，车子扬起的灰尘便淹没了他们。

相遇

■王钰凯 张九鼎

每当抱起吉他的时候，中尉梅应汗总会想起连史馆里的一张老照片。老照片名为“战地生活”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。照片里，一个弹吉他的士兵站在人群中间，周围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。

听老兵说：“这个人牺牲了，子弹从他的脸颊穿了过去……”听完，梅应汗内心瞬间被一股力量击中。后来，梅应汗组织了一支乐队。梅应汗所在的单位是“雪狼旅”的“天狼突击队”。所以，乐队取名“雪狼”。

在天寒地冻的演训场，“雪狼”最受欢迎。只要一处篝火，一个巴掌大的便携小音箱、几只强光手电，你就能看着那一张张被冻得红彤彤的脸庞，在火光的映照下笑得如此灿烂……梅应汗发现，战友们的快乐竟然如此简单。篝火背后有一片黑影，隐约中，梅应汗似乎看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老兵——他弹着吉他唱着歌，青春洋溢。在悠扬的旋律中，梅应汗总期待着与那个吉他手相遇。

射姿

■胡 啸

军校毕业后，我被选调到某部“神枪五连”。刚来不久，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尴尬的事情。不过，这件事也让我知道了“神枪”是怎样练成的。连队有一个课目叫作“吊砖摆枪”，说得专业些，就是指以跪姿进行射姿定型训练时，于枪口处吊5公斤重的砖，用于强化肌肉记忆，提升摆枪稳定性。我以为，不就是吊块砖吗？第一次课目训练时，我就向狙击班贾班长发起了挑战。

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，随着时间缓缓地流逝，我的身体抖动起来，枪口也出现晃移。30分钟过去了，围观的战士越聚越多，我瞥了一眼身旁的贾班长，他的眼睛依然紧紧盯着靶子，全身纹丝不动，这让我更加绝望。正当我筋疲力尽，想扶着腰慢慢起身认输时，连长夏宇突然走了过来。

是连长叫停了比赛，使我免于认输的尴尬。当时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个不悦，只是淡淡地对我说：“这个课目练的是保持射姿，保持一会儿容易，但是当遇到困难，就像枪口上挂块砖，还要保持住就难了，必须靠体能，还有意志！”说完，连长就大步流星地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每次练习射击时，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连队荣誉室里一张张坚毅的面孔。



长征

第5301期